

蒲公英

少年文学丛书



PUGONGYING
SHAO NIAN WEN XUE
CONG SHU

严锴◎主编

雪野狼踪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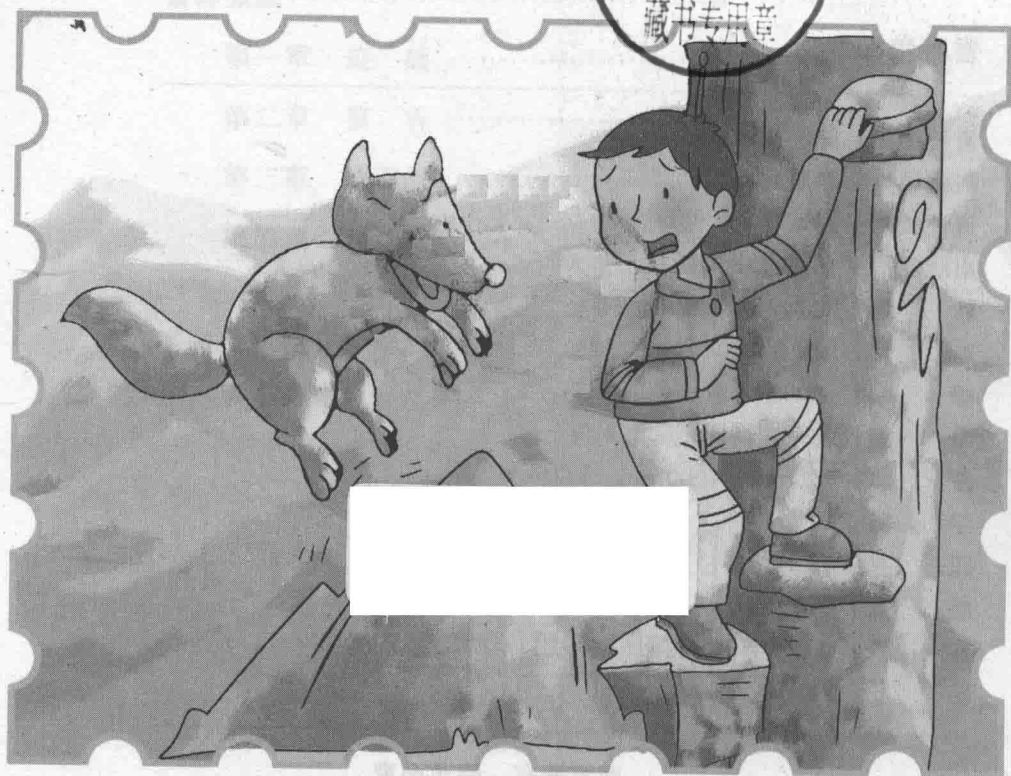
蒲公英
少年文学丛书



PUGONGYING
SHAO NIAN WEN XUE
CONG SHU

严锴◎主编

雪野狼踪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野狼踪/严锴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12. 9

(蒲公英少年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402-2925-2

I. ①雪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3263 号

雪野狼踪

责任编辑: 陈赫男

封面设计: 李晓伟

责任校对: 杨富丽

出版发行: 北京燕山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

电 话: 010-65240430

邮 编: 100054

印 刷: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第一分厂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140 千字

印 张: 13

版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目 录

雪野狼踪	1
第一章 追 捕	1
第二章 狼 谷	7
第三章 遭遇战	13
第四章 坚 守	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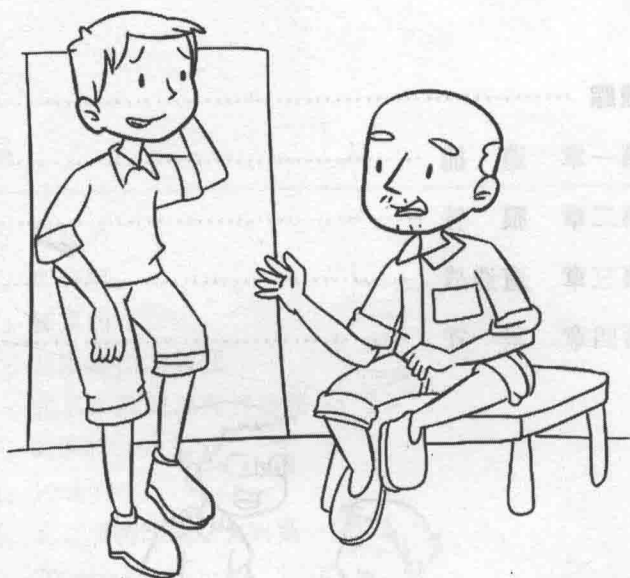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雪野狼踪

蒲公英少年文学丛书

第五章 突围	26
尾 声	31
十滴可乐	32
六号崖	45
八面风	59
非常时期	106
洪 灾	106
未成年者	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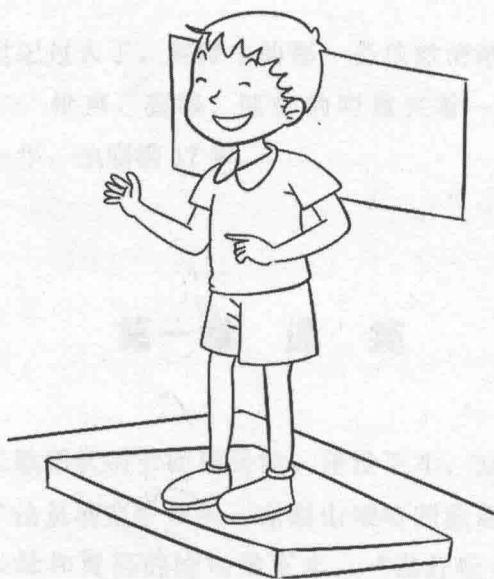


岗 位	121
“前沿阵地”	128
同一时刻	134
“八面风”抢险队	140



目 录

猛犬黑豹	150
魔咒	164
第一章	164
第二章	174
第三章	185
第四章	195





雪野狼踪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雪野中的那一幕依然清晰地留在欧阳的记忆中——枪声、狼嚎、匪徒的叫嚣夹着一个婴儿的啼哭……那一年，他刚满 17 岁。

第一章 追捕

小班长欧阳从哨卡回到兵站，还没下车，就听到那声不祥的枪响。枪是朝空中放的，在崇山峻岭间激起了回声。欧阳强忍住头晕和胃部的剧痛跳下车。“谁开枪？”他捂着肚子问。

留下守家的几名新战士迎上来，慌慌张张地诉说开了，欧阳沉甸甸的脑瓜装进了一大堆可怕的字眼，终于是啥也没弄明白就被拉到一具尸体边。死者是兵站的哨兵。他的枪和大衣都被夺去，尸体已经僵硬。

“一个一个地说！”欧阳黑瘦的脸板得像块生铁。在这几位面前，唯有他称得上“老兵”。

“狼夹子，那个叫狼夹子的女匪逃了！”一名战士说，“我



们也是刚刚发现……”

“我就开了枪……”另一个小个儿战士胆怯地补充，“我想……报警。”

欧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。“怎么早没发觉？”他恼怒地提高了嗓门儿。

“来了两匹马，”小个儿委屈地说，“我们担心马肚子下藏着土匪，就分头追赶；赶了好远，黑马不见了，我们打死了白马，回来，就看见……就看见了这些……”

调虎离山！不像是巧合。被囚的女匪可能用哨声唤来了她在近边徘徊的马。欧阳拿冰冷的巴掌贴在胃部狠狠揉了几下，跨回驾驶室，把受伤的司机抬下车。“加强警戒！等排长他们回来，代我报告——我追狼夹子去了！从现在起，你们谁也不许离开兵站擅自行动！”他“呼”的一声地拉上门，又伸出头来补充了一句：“土匪随时可能乘虚反扑！”

军用卡车猛地吼叫起来，顶着狂风和零零散散的雪粒，朝国境的方向奔去。



狼夹子是昨夜领着匪徒来劫粮时被俘虏的。

为掩护众匪逃跑，她单枪断后，连同背上缚着的奶娃一起被活捉了。这是要犯，分区首长在电话中一再强调要留下活的“舌头”，尽快押送分区。没料到这家伙竟在押送前就逃走，而且残忍地杀死了哨兵……

季节早已到了春季，高原的寒风却依旧凛冽。天和地都笼罩在灰暗的雾障里，这是又一场春雪将要降临的先兆。大卡车在冰原雪野中艰难地颠簸行驶，追随着那时断时续的蹄痕。

两小时后欧阳发现了几头死狼。狼是被枪弹击毙的，伤口淌出的血刚刚凝结，其中有三头狼的伤口正对额心。是狼夹子干的！除了她，别人很难有如此冷静准确的射击。

带血的马蹄痕直指雪峰。翻过这座雪山便是外国，他必须赶在女匪登山之前截住她！

大卡车呻吟着爬上一道冰坡，眼前霍然敞亮，刺目的雪光映衬着一个黑影——一匹黑马。

欧阳一踩油门紧追上去。他很快看清了马背上臃肿的一堆，是军大衣裹着的人体，还有一支横架着的步枪。车前却挡着一道深沟。欧阳刹住车，提起一支美式卡宾枪跳下去。一阵晕眩他险些栽倒，胸口也堵得慌。该死的高原缺氧症！他一边恨恨地骂着，一边将手中颤抖的短枪紧贴车头稳定，对准百余米外的目标开了火。

黑马应声而倒。马背上臃肿的一堆滚下来就不再动弹，那支步枪直指天空。欧阳喘息着跑过去。装死的匪首可能突然行动，千万别大意！然而，军大衣裹着的只是一捆枯蒿，上面横吊着步枪——他也中计啦！

雪地上再无别的痕迹。狼夹子与马奔跑的方向可能是南



雪野狼踪

蒲公英少年文学丛书

辕北辙。欧阳拾起那支打空了的步枪回到车上，急将卡车调回了头。

—

一头狼箭也似的从车前抢道而过。随之又蹿过几头。

欧阳警惕地下了车，爬上一道高坡，朝狼投奔的方向张望。

七八头狼在围攻一个人。

他想也没想就跳下山石，顺雪坡滑下去。下冲的巨大惯性使他将一头狼撞了个跟头。那狼打个滚，张开大嘴对他咬来；欧阳抬枪开火。狼一跳老高，“啪”的一声摔在雪地上，不动了。



积雪立时红了一片。其余的狼一愣，不约而同向冰坡上逃窜。欧阳才看清，那个人正是女匪首狼夹子。她背上，缠



绑着她的奶娃。

看到欧阳，女人委顿在雪地上把婴儿从背上解下抱在胸前。

欧阳松了一口气，从腰间取下被体温焐得发热的手铐。狼夹子呆坐着，盯着向她走近的年轻军人，那眼神，说不上是怕，还是恨。欧阳想：假如没有奶娃，这凶悍的匪首是不会如此老老实实在地束手就擒的！

突然，女匪首仰面倒下；欧阳还没反应过来，那女人已经飞起一脚踢落了他手中的铐子，紧接着将手中的婴儿朝他劈面扔来；欧阳迫不得已接住了婴儿，狼夹子趁机滚出数米，嗖地跳下另一截冰坡，滑行而去！

欧阳牙关紧咬，单臂持枪正欲击发，怀抱中的小孩哇地哭出声来。他手腕一抬，将枪弹射向空中，哒哒！清脆的声浪震塌了高坡上一堆积雪。小班长记起了自己的任务：抓回活的“舌头”。

匪首在向平川地逃窜。平地上，两条腿绝对逃不过10轮大卡车！欧阳奔回汽车，用军大衣将奶娃缠紧缚牢，猛一推操纵杆绕道追去。

二

远遁的狼群也在往回跑，仍然对狼夹子紧追不舍。是这些狼阻止了狼夹子逃向国境。但他不能让它们咬死了他的俘虏，必须抓活的。

欧阳单手操纵方向盘，腾出一只手把枪口搁上车窗，一边跟狼群赛跑，一边用无杀伤力的远射惊扰着它们。这种猛兽如钢丝拧成的瘦劲躯干里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力。它们毫不费劲地弹跃着，跳下岩坎，飞越矮树，旋风般地追向



它们曾被迫放弃的猎物。待卡车绕上一大圈驶入谷底，前面的狼已和女匪交上了手。

狼恶狠狠地扑上去，那女人却不避不让迎身而上，电光火石地一个回合，狼脖子已被她牢牢掐住；然后，她抡起这条狼当武器，将第二只狼抽了个跟头。无怪乎她的绰号叫狼夹子！

被激怒了的狼一哄而上，狼夹子扔掉那头被她掐得蹬了腿的死狼，抽出一把短刀，尖叫着与狼混战在一起，一时间刀光闪烁、毛血横飞。

欧阳驱车朝狼群轧去。狼伶俐地让开，待车冲过，立即又向女人围攻。欧阳掉转车头重新撞向狼群。狼群依旧闪避，但仍不甘心放弃猎物。一头狼叼住了狼夹子身上穿的生羊皮背心，另三头绕到她身后……

欧阳打开一侧车门。“上来！”他大声喝叫着，第三次驱车冲入人狼纠缠的战阵。趁狼群闪避的一刹那，女人将手中短刀对欧阳飞来，人也随刀而起，跳上车门踏板。险些被飞刀扎中的欧阳不敢怠慢，他任卡车做着圆周运动，腾出双手，扯过狼夹子的左腕，在车内铁扶手上铐牢了。狼夹子抡起右拳。欧阳不客气地扳住那只胳膊，照她的下巴骨揍了一拳。

“老实蹲着！”他怒吼道，“不是看在娃儿份上，老子早敲碎你喂狼了！”

说罢，他拉上车门，提起那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，塞进狼夹子那只自由的臂膀之中。为了这娃儿，他不得不冒险给强悍的俘虏留下一只可以活动自如的手。做完这些，他扳正方向盘，撇下狼群疾驰而去。



三

天色渐渐昏暗。不时可以看到诡诈的黑影奔走在卡车两侧，还是那些狼。它们体轻善走，又懂得抄捷径，欧阳好几次摆脱了它们，又被它们撵上。他决定不再理睬它们，估计再有两个小时就能望见兵站的灯光了。追剿那股残匪的排长他们一定早已凯旋（那伙小匪不够他们打的！），他也顺利逮回了匪首，分区首长可以放心啦……

借雪地上的反光，欧阳不时警惕地朝他的俘虏瞥上一眼。狼夹子紧抱着奶娃，一声不响地凝视着窗外的雪野。婴孩正好遮住了她的手铐，使她完全不像一名被俘虏的悍匪，倒像一位正在为儿子担惊受怕的慈爱的母亲。

第二章 狼 谷

一

小班长欧阳意识到卡车误入歧途已是三个小时之后了。兆雪的浓雾迷惑了他，他下车去寻找营地的灯光，却发现卡车停在一个从未到过的山谷里。

山谷两侧，是装饰着冰盔雪甲的高崖峻岭，谷底大道却是寒流玩的魔术——在一连数日的春阳下处于半溶状的积雪，被骤降的严寒冻结成了一条平展的大道。

狼嚎远近呼应此起彼伏。欧阳窝着一肚子火回到车上，怨谁？倒车吧。通宵不睡也活该。他把手搭上操纵杆，突突着的引擎声陡然哑了下来。油箱干了？欧阳打了个寒噤，旋



即又安下心：卡车后厢里还有一桶备用油。只要趁引擎还热时把油汲进油箱，发动车子并非难事。抓起一根油管，他推开车门。冷不防一头狼冲上来，一口咬住了他的脚踝；他狠劲甩开狼关上车门。脚上连皮带肉被撕去了一小块。欧阳忙找出司机的急救包，给自己包扎好。

车外的狼兴高采烈地喧闹成一片，听声响，不下于 20 头！欧阳悄没声儿地旋下小半边门窗玻璃，把弹夹里剩下的 11 颗子弹一口气扫向乱糟糟的狼群，然后他打开车灯。

车门口倒下 5 头狼，剩下的都逃到离车灯老远的黑暗中去了。“你们也知道啥子叫害怕呀！”欧阳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笑。他且急于下车加油，却给卡宾枪换上弹夹，倚窗守候着。

群狼在车灯照不到的地方探头探脑。欧阳想了想，关掉车灯跳下车，将死狼一只一只扔进车厢。硬而发酸的狼肉绝



非美味，但相对苦行僧般的兵站生活来说，它还是算得一味佳肴。再说，长年滚冰卧雪，兵站总有那么几个“老寒腿”（关节炎），要能给每人铺上一床狼皮褥子，多美！他决计用猎物来挽回时间和汽油的损失。

狼被这个人漫不经心的悠闲惹火了，它们又悄然迫近。这正是欧阳所期待的。

一头老狼从背后向他扑来，他回身一脚，把老狼踹了个四脚朝天，但来不及顺过枪口，他又被另一只狼叼住了衣襟。他胡乱打了两枪，挣脱身回到车上，关上门，仍将枪梢从窗缝塞出去。哒哒哒哒！卡宾枪欢快地高唱着。20发子弹打光后，雪地上却只遗下两只死狼。

别的狼仿佛都钻了地缝。

欧阳惊诧莫名。他再换上一只新弹夹，想下去看个究竟。刚一推车门，立即有十多只狼爪一齐向他挠来，他险些来不及关上车门！

再往后狼群学乖了。枪一响，它们就钻进车底，藏在子弹无法击到的死角里。欧阳这才发觉自己低估了对手。他不敢再贪恋战果。只要狼能让开，给他几分钟下车汲油的时间，他宁可就此休战。

那帮心怀叵测的野兽却无意讲和。一连几次下车的尝试，都遭到狼爪狼牙的拼命阻截。他只得放弃了努力。等天亮吧。听人说，夜间行动的猛兽一般都害怕白天。狼大约也不例外。

欧阳把司机的军毯扔给了俘虏。驾驶室里的温度在下降，奶娃开始嚎哭，看来冻得够戗。然后，他拿一根铁丝横系在他们之间，再搭上一件油污的破棉衣，驾驶室就被这“帘子”隔成了两个“单间”。人下不去，吃喝拉撒睡全得在



车内，偏偏俘虏又是个女的。一贯大大咧咧的欧阳也不能不讲究点儿。然后，他分了些干粮和水给他们。

二

女人和小娃轻柔的呼吸被隔在那一头了。俘虏在吃、喝，再后来，似乎往水壶里挤奶水……女人奶娃，总有无尽麻烦。她一只手被铐着，多不方便。但欧阳不敢给她开铐。这不是普通女人，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惯匪啊。

黎明时分，他警醒过来。枪还在怀中抱着。外边的雾已消散，积雪加了厚厚一层，狼却一头也不见了。他惬意地伸了个懒腰。小心地掀开“帘子”，他查看了一下俘虏。

狼夹子正在给娃儿喂奶。她用牙叼着羊皮前襟，神态十分安详。

欧阳决定马上加油，然后燃起那件油污的破棉袄将车子加热发动。只要没雾，他就能凭远处的山形找准路线，最迟，午饭时也该赶回兵站吧。车门冻得铁紧，推了几下纹丝不动，欧阳挺肩撞去。车门带着冰凌的破裂声被撞开了。

棉堆般的雪地上猛地跳起无数灰褐的狼，霎时包围了驾驶室。他急拉上门，把狼群热烘烘的腥臭挡在外边。他又回到了昨晚的窝囊，被一群饿得发疯的野兽囚禁车中！

泡上啦！欧阳咬牙切齿地想。他还有两梭子弹，40发，只要沉住气，他可以把这群狼全数变作胜利品拉回兵站。

窗玻璃旋不动，他把枪口伸出破玻璃的一个小小裂口，打了两记点射。那儿便躺倒了一对狼。别的狼又进了车底。他觉得很解恨。第一回合不到两分钟，按此速度，20分钟后他就能加上油了。

“咱们别想走出狼谷啦。”女俘虏忽然叹息着说，“谁也不



敢在这打狼。狼谷的狼，越打越多！”

无稽之谈！欧阳冷冷一笑。“曾有人说，狼夹子是谁也擒不住的！”他尖刻地讥讽道。

“狼夹子不如狼。”女匪首说，“我爹当初确实想让我长成



狼孩。为这，爹让狼奶大我。我娘不愿意，爹就把娘劈开，喂了狼……他派人四处下套子，专抓那些正在奶崽的母狼，拿铁丝缚住，把我凑上去吸奶……我先后换过17个狼奶妈。可我终究没变成狼。我心肠太软……”

欧阳听得毛骨悚然。他早听说过狼夹子的爹郎大胡子凶残歹毒，却不知道那老匪首还来过这一手！郎大胡子如愿以偿——女儿成了“狼夹子”，在她的惯匪生涯中，一次又一次行凶得逞和逃脱惩罚，除了老匪传给刀枪绝技之外，主要还是仗着她的残暴。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，居然抱怨自己“心肠太软”……